

第一册

书写者 邵广凡

钢笔字



钢笔系列字帖

楷书



上海书画出版社



钢笔系列字帖

楷书

上海书画出版社



目 录

香山红叶
一件珍贵的衬衫
春
回乡偶书
凉州词
纪念白求恩
为学
黔之驴
卖油翁
两小儿辩日
静夜思
鸟鸣涧

杨 朔 (1)
(10)
朱 自 清 (16)
贺 知 章 (20)
王 之 涣 (20)
毛 泽 东 (21)
彭 端 淑 (26)
柳 宗 元 (27)
~~欧 阳~~ 修 (28)
《~~序~~ 子》(29)
李 白 (30)
王 维 (30)

香山红叶

杨朔

早听说香山红叶是北京最浓最浓的秋色，能去看看，自然乐意。我去的那日，天也作美，明净高爽，好得不能再好；人也凑巧，居然找到一位老向导。这位老向导就住在西山脚下，早年做过了四十年，胡子都白了，还是腰板挺直，硬朗得很。

我们先邀老向导到一家乡村小馆里吃饭。几盘野味，半杯麦酒，老人家的话来了，慢言慢语说：“香山这地方也没别的好处，就是高，一进

一样，清爽，青——问：“不
 顶清踏——问：“不正是该先
 山也来天着没不也我们请山。
 泉气人秋急了还阳，饭，南坡上石砌柏，走
 玉，天到友红：“带酒顺啊满听不叠不慢
 跟高春，朋叶说：“完我们去处旁的，也交紧不
 坎一。夏的红导一。”用我们处旁的，也交紧不
 门势来消游的向面了。用我们处旁的，也交紧不
 门，地爱来同上山老南的于导静路，蔽荫老向，不
 山平。才天位山老南的于导静路，蔽荫老向，不
 山平人夏一知候有老好的遮在肚皮，

总是那么慢言慢语地说：“原
先是这一方荒山，也没有一家财主
雇了一个猪食倒在一个破石槽里，
可是倒进去一点食，猪怎么
吃也吃不完。那做活的觉得
有点奇怪，放进石槽里几个
铜钱，钱也拿不完，就知道
这是个聚宝盆了。到算工帐
的时候，做活的什么也不要，
单要这个石槽。一个破石槽能
值几个钱？财主乐得送个人
情，就给了他。石槽太重，
做活的扛到山里，就扛不动
了，便挖个坑把它埋好，怕
忘了地点，又拿一棵松树和

一棵柏树插在面上做着记号，
自己回家去，找个人帮着抬。谁
知返回来一看，数不清，叹说：“
柏树，老人又慨有山就这真
儿，活山啊，有山脉，有水，有
座活山啊，有山脉，有苗，有
水就人家说，下面埋着聚宝盆。
怪人这当儿，老向导的早带
们走进一座挺幽雅的石壁上，
里边有两眼泉水。刻
着“双清”两个字。老人围
着泉水转了转说：“我有十年
不上山了，怎么有块碑不见
了？我记得碑上刻的是‘梦
赶泉’。”接着又告诉我们一
个故事，说是元朝有个皇帝

来游山，倦了，睡在这儿，
梦见身子坐在船上，脚下翻
着波浪，醒来叫人一挖脚下，
果然冒出股泉水，这就是“梦
赶泉”的来历。

老向导又笑笑说：“这都
是些乡村野话，我怎么听来
的怎么说，你们也不必信。”

听着这个白胡子老人絮絮
絮絮叨叨谈些离奇的传说，你
会觉得香山更富有迷人的神
话色彩。我们会那么煞风景，
偏要说不信。只是一路上山，
怎么连一片红叶也看不见？

老人说：“你先别急，一
上半山亭，什么都看见了。”

我们上了半山亭，朝东一望，真是一片好景，茫茫苍苍的河北大平原就摆在眼前，烟树深处，正藏着北京城。也妙，本来也算有点气魄的昆明湖，看起来只象一盆清水。万寿山，佛香阁，不过是些点缀的盆景。我们都不忘了看红叶。红叶就在高头山坡上，满眼都是，半黄半红的，倒还有意思。可惜叶子伤了水，红得又不透。要是红透了，太阳一照，那颜色该有多浓。

我望着红叶，问：“这是什么树？怎么不大象枫叶？”老向导说：“本来不是枫

叶嘛。这叫红树。”就指着路
边的那棵树，说：“你看看，就是
那种树。”
路边的红树叶子还没红，
所以我们都还没注意。我走过
去摘下一片，叶子是圆的，
只有叶脉上微微透出点红意。
我不觉叫道：“哎呀！还
香呢。”把叶子送到鼻子上闻
了闻，那叶子发出一股轻微
的药香。
另一位同伴也嗅了嗅，
叫：“哎呀！是香。怪不得叫
香山。”
老向导也慢慢说：“真是
香呢。我怎么做了四十年向
导，早先就没闻见过？”

这位老向导，我不是十分清楚他过去的_{身世}，但是从他脸上密密的纹路里，猜得出是个久经风霜的人。他的心过去是苦的，怎么能闻到红叶的香味？我也不是十分清楚他今天的生活，可是你看，这么大年纪的一个老人，爬起山来不急，也不喘，好象不快，我们可总是落在后边，跟不上。有这样轻松脚步的老年人，心情也该是轻松的，还能不闻见红叶香？老向导就在满山的红叶香里，领着我们看了“森玉笏”，“西山晴雪”，“昭庙”，还有别的香山风景。下山的

时候，将近黄昏。一仰脸望见东边天上现出半轮上弦月，一位同伴忽然记起来，说：“今天是不是重阳？”一翻身边带的报纸，原来是重阳的第二日。我们这一次秋游，倒应了重九登高的旧俗。也有人觉得没看见一片好红叶，未免美中不足。我却摘到一片更可贵的红叶，藏到我心里去；这不是一般的好红叶，这是一片曾在人生经过风吹雨打的红叶，越到老秋，越红得可爱。不用说，我指的是那位老向导。

一件珍贵的衬衫

在我的家里，珍藏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这不是一件普通的衬衫。这衬衫，凝聚着敬爱的周总理对工人群众的阶级深情。每当我看到它，周总理那高大光辉的形象就浮现在我的眼前；每当我捧起它，就不由得想起那激动人心的往事。

那是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的一个夜晚。我在马路上骑自行车，不留神插进了快行线。突然一声紧急刹车，一辆大型“红旗”轿车紧贴着我身体的左侧，嘎地停住了。我

刚扭过头，这辆车的后座旁的
窗帘唰地拉开了。周总理那
慈祥的面容立即跃入了我的
眼帘。呵！我仔细再看看，
真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周
总理正亲切地注视着我，目
光中充满了关切，充满了爱
护，象在询问：同志，碰着
了吗？受伤没有？
这时，总理的司机走下
车来，站在我身旁问我：“同
志，碰着没有？”我赶忙回答：
“没事儿！没事儿！”有关人
员迅速察看了现场，决定留
下另一辆“红旗”轿车送我
去医院检查，总理的车才开
走了。

其实，我只是让汽车刮了一下，衬衫刮破了，后背蹭破了一点皮，有啥要紧？自己回家上点药就行了。可是，遵照总理指示留下处理这件事的工作人员，却坚持让我坐进“红旗”轿车，并且脱下衬衫叫我穿上，他自己只穿个背心。我百感交集，思潮翻滚。一个普通工人，由于自己的不慎，蹭破点皮，却受到这样的关怀、照顾，如果不是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不是遇到这样的好总理，哪会有这种事呢！

汽车很快开到了医院。检查将近结束时，屋内的电

话铃响了。电话是打给这位
工作人员。通话时，我就
坐在离电话机不远的椅子上。
我听到，他在电话中说的是
我的伤情和检查情况。原来
电话是总理打来的。我出神
地盯着那话机，心里十分激
动，泪水禁不住涌了出来。
周总理的工作是多么繁忙，
时间是多么宝贵，可是，他
老人家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
却挂念着我这样一个普通的
工人，亲自打电话来询问我
的情况。周总理真是人民的
好总理，我们工人阶级的贴
心人哪！
检查和治疗结束后，这

位	工	作	人	员	打	电	话	把	我	们	车
间	的	支	部	书	记	和	我	们	班	的	班
长	请	来	，	让	他	们	同	我	一	起	到
交	通	队	去	谈	谈	情	况	。			
		“	红	旗	”	轿	车	把	我	们	送
到	天	安	门	交	通	队	，	我	们	谈	了
谈	这	次	事	故	的	经	过	。	这	时	候
国	务	院	的	一	名	工	作	人	员	匆	匆
赶	来	了	，	他	拿	来	一	件	崭	新	的
白	色	的	确	良	衬	衫	，	要	我	穿	上
我	心	里	激	动	极	了	，	说	什	么	也
不	肯	收	。	我	猜	到	，	这	肯	定	是
周	总	理	出	钱	买	的	。	我	的	衬	衫
刚	破	了	，	可	这	是	由	于	我	自	己
的	过	失	造	成	的	，	怎	么	能	叫	总
理	给	我	买	一	件	新	衬	衫	呢	？	但
这	位	工	作	人	员	坚	持	叫	我	收	下